

自然之道

约翰 ● 巴勒斯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自然之道

约翰·巴勒斯 著

马永波 杨于军 校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总 序

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生态文学，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有美国文学史上的“新文艺复兴”之称。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堪称美国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

现代社会对自然造成的人为破坏，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是核战争的威胁、慢性辐射的毒害、化学或生物战争、世界人口的可怕增长、全球变暖、臭氧层的破坏、酸雨加剧、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表层土壤和地表水的急剧丧失、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垃圾泛滥、植物和动物不断增快的灭绝速度……

在此背景下，“生态”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核心话题。在现代文明世界里，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相伴的则是信仰缺失、欲望泛滥、自我原子化、生存意义平面化等人类精神方面的危机。自然生态的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密不可分，人怎么对待自然，就怎么对待社会 and 他人。仅仅通过生态科学发展提高环保技术、完善环保政策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关键是要通过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变革来培育一种新的生活世界观和生态文化。因此，对自然的歌颂与描写、对保持我们脚下一片净土的向往与追求，已经跨越了国界，具有一种普遍意义。

首先，生态文学注重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展示自身的舞台背景，而是直接成为写作的主要对象。以这种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决定了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它关注的是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将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生态破坏与危机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再生性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安全

的持续生存。

其次，在考察自然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人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赞美，人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等方面时，生态文学重视的是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热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制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其是要反思和批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这就要求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物中心主义过渡，承认万物有其不依赖于人的标准的“内在价值”。人类与其它生命一样，只是地球生命团体中的成员。所有物种都是互相依赖的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生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追寻自身生命的完善。人类并非天生就高于其它生命。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之中，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已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生态文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定义，作家必须以全新的位置意识和生存方式呈现人与世界，与此同时，文学所要呈现的对象，则从人

类社会延伸向整个世界与宇宙，文学关注的将不仅仅是人类的利益，而是整个生态圈的利益，并从是否对这个生态整体的利益有所贡献来确立文学品质的标准。文学在升华为守护家园的事业以后，文学家的使命也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应再像主体性文学时代的文学家那样简单地讴歌人的力量、描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表现人对世界的征服，而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反映和推动人们守护家园的事业。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生态文学的源头是英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朋自然史》。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阿尔多·利奥波德、雷切尔·卡森等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之延伸到了美国。生态文学之引人注目，不单是因为万物关联的深刻思想，对当下人类困境的触及与揭示，更在于它形式上的新颖和独特，它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其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钢筋水泥的文明世界走进荒野冰川的自然环境时那种身心双重的朝圣与历险，是将个人体验与对自然的观察融合无间的结果。

生态文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它从开始时偏重科学考察

的纯粹自然史，逐渐过渡到将文学的诗意与科学的精确结合起来；由早期的以探索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关系为主的自然散记，发展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促使人们去理解文化对自然的影响，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并从自然生态寻求走出生存困境的深刻智慧。因此，阅读生态文学作品，我们不应将它们看做游山玩水的休闲读物，而应看做人类为摆脱生存困境、寻求精神健康的朝圣记录。

本丛书选译的三位作家均为美国生态文学名家，他们的著作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收录的他们的作品多为国内首译，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

主编 马永波

二〇一二年三月

前言

读者会发现，这一卷和我以前的书在语气和精神上有很大差异，尤其是在讨论动物的智慧时，迄今，我已经充分发掘我所观察到的鸟类或四足动物的每一丝智慧光芒。我常常幻想，要过分强调并赋予野生动物以多于它们真正拥有的“意识”。自然的爱者总是忍不住会这样，他倾向于把身边的野生动物人性化，把自己的特征和情绪加到他所感知的事物上。我从来没有去有意识地这样做，至少，我不是在蓄意误导我的读者。但是，一些后来的自然作家负有这样的罪责，如此夸张不实地叙述我们田间和树林中的日常野生生物，以致他们的例子在我脑海里造成了强烈的反响，这促使我以一种从未尝试过的方式着手审视和研究动物的生活和本能。

一九〇三年三月，我给《大西洋月刊》投了一篇论文，题为《自然历史的真伪》，强烈抗议把低等动物人性化的增长的趋势。论文得到了广泛阅读和关注，获得了许多方面的收效，多为有益的和全面的，不过也有少部分是尖酸刻薄的评论。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那篇论文没有收入此文集。但我收入了它引起我思索和询问而得出结果的所有论文，并且按照原来的写作顺序，希望读者可以清楚了解我对该话题的有关思路和想法的形成过程。我承认，我没有完全说服自己，低等动物闪现的不过是我们叫做思维或反思的微弱之光，从印象发展出来的思想，只在狗和猿，或者可能还在大象身上才有淡淡的反映。轻信的公众认为，合乎理智的几乎所有动物行为只不过是本能的适应性和可塑性的产物。动物有冲动和印象，而我们人类才具有思想和概念。我把它们的能力简单归为感知、官能记忆和记忆的联系以及些许别的。如果没有这些能力，它们的生命是不可能继续的。我也意识到这一卷有不少重复、独立的章节，其名称和所讨论的话题有很大差异。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经常用手动连枷脱粒，然后反转稻捆打另一面，再解开捆扎打散落的稻谷，最后再整个翻过来打一遍。我怀疑我的读者会感觉我在很多文章中遵循的是同一方

法，我把同一捆稻谷打了好几遍，但是我每打一次都要翻过来打，我相信这样做带来的回报是收获了一些额外的事实的籽粒。

我希望这种讨论或打谷的结果不是让读者少热爱动物一些，而是多热爱真理一些。

一九〇五年六月

目 录

自然之道	001
鸟鸣	024
自然关闭了它的门	040
鸭子的智慧	045
动物生活中的元素	050
动物的沟通	073
曲径	091
动物们知道什么	102
动物会思想和反思吗	124
半信半疑	140
自然的文学处理	155

海狸的理智	170
阅读自然之书	187
随笔	194

自然之道

加利福尼亚的学生寄来的几封信让我很开心，他们在信上问我是否愿意告诉他们鸟类有没有意识。一个小姑娘说：“如果你写信告诉我鸟儿有没有意识，我会很高兴的。我想看看我是不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我觉得必须给这些孩子们回信，告诉他们，我们人类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意识来了解鸟类和其它动物究竟有多少意识，虽然它们的行为很可能是我们叫做本能或自然反应的结果，但是它们显得确乎有一些意识，就像豆茎爬上柱子一样。不过豆茎有时会表现出一种反常或堕落，却又仿佛是它们仔细选择的结果。每个季节，在我十几座或更多的小山坡上的架子豆蔓，通常有两三株下流的植物不愿意爬上柱子，而是匍匐在地上，在马铃薯藤或黄瓜藤间游荡，完全脱离了它们族类的传统，

变成了无赖和浪子。当我提起它们，把它们绕在柱子上并用一缕草系住时，它们很少保持在那个位置，好像它们的生活一开始就出了错，或是它们一早就退化变性了。我从来不了解野生生物的这些情况，虽然在我们人类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豆类的问题无疑是这样：利马豆起源于南美。在南半球，豆类绕柱子反向缠绕，也就是从右到左。当它们被移植到赤道以北，要经过一段时间学习适应新的方式，即从左到右。可其中一些总是回到老路上，脱离新方式，迷迷糊糊地转向原来的那一套，结果变成了流浪儿。

很难确定我们的野生邻居究竟有多少意识或判断力。乌鸦和其它鸟类把贝壳类水生物带到空中，把它们抛落到岩石上来打碎。这种行为已经表现出某种理性思维，或者是因果关系的知识，尽管这很可能是其祖先在饥饿压迫下形成的无意识习惯。弗劳德^①告诉我们，他在南非看到某些鸟类混在迁徙的蝗虫群中飞，把昆虫的翅膀啄掉，让它们跌落到地上，这样鸟类就可以尽情地

^① 弗劳德（一八一八至一八九四），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十二卷《从沃尔西陷落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史》（四卷），《卡莱尔传》等，受英雄史观影响，推崇亨利八世。

饱餐了。我们的松鼠会在打开栗子前把它们掉到地上，弄掉上面的芒刺。喂笼子里的浣熊时，在地上放一片粘了泥土的面包或肉卷，它会把它浸在盛水的碟子里，洗掉泥土再吃。《靠近家园的野生动物》的作者写道：“不论食物干不干净，麝鼠都会洗了才吃。”如果浣熊只是在需要时才清洗食物，不是每一次都这样，那么，这种做法应该是经过判断的行为。麝鼠也同样。不过，如果它们总是洗，不管食物有没有粘到泥土，它们的行为就更像是本能或遗传下来的习惯，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它的起源。

鸟类和动物很可能有思想，但并不知道自己有思想，也就是说，它们没有自我意识。似乎只有人类才拥有这种天赋，也只有人类才发展他们不感兴趣的智慧，原本和自身安全、与幸福无关的智力，但可以让它们更广阔地看待事物。低等动物的智慧似乎只是在生存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很少超越进入深思熟虑的界限。斗争越激烈，智力越敏锐。比如我们的豪猪，可以算是动物中最笨、速度最慢的了，它几乎用不着动脑筋，但它行动敏捷，有盔甲保护自己不受敌人攻击，可以爬上最近的铁杉树，在树干上度过整个冬天。臭鼬也是智力低下，但拥有恐怖武器的动物。想一想被猎杀的狐狸和水獭，还有人们不断搜寻的海狸的智力。甚至

松鸡，因为在野外经常被射猎，它们就开始学习螺旋形的飞行动作，这样才可以有效地避免射击。

恐惧、爱和饥饿是低等动物发展智力的动力和原因。当然，这些也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但是人类在继续发展，而动物只停留于基本需求上——即安全、繁殖和食物。

野外状态的鸟类很可能从不出错，但一接触到人类文明，面临着新的环境条件时，它们会自然而然地犯错误，例如，它们筑巢中的狡猾有时会反而背弃它们。鸟类的艺术是隐藏鸟巢的位置和材料。不过，有时因为它们编织的建筑过于炫耀和奇异而被出卖，暴露了秘密，这似乎违反它们种族的所有传统。我面前有一张知更鸟巢的照片，外面插着一朵麦斯林纱花儿，一小页日历，还有本地名人的照片。很难找到比这更不适当的筑巢材料了。我还听说过一个知更鸟巢外有一块来自附近的花圃木板标志牌，上面写着“延龄草”（Wake Robin，英语直译为“叫醒知更鸟”）。我还见过建造在纸一般的蜡菊或灰毛菊大而显眼的花座上的鸟巢。木画眉经常编织报纸碎片或白色碎布作为巢基。“恶意的交流破坏了礼貌行为。”报纸和破口袋动摇了鸟类的智力。东菲比霸鹟会犯这样的错误或鲁莽行事。它所有部落过去世代代都是

在自然的也因此是中立位置上建造鸟巢，通常是在架子和悬崖下，让巢适合环境、融于其中的艺术得到了高度发展。但是现在，东非比霸鹟经常在我们的篷屋和门廊下筑巢，从隐蔽方面考虑，从苔藓到树皮的材料改变，是它的优势，但是偏离了家族传统，有时会很快暴露其秘密，尤其是当巢建在新锯的木材上时。

鸟类看起来的确没有什么意识。想想蓝鸟、黄鹂、知更鸟或蓝鸦，每次要和自己反射到玻璃上的影像斗争几个小时。因为要除掉假想敌的愤怒冲昏了它的头脑，让它精疲力竭。不过我经常目睹这种小喜剧。这是我们文明的艺术如何败坏和困惑鸟类的又一个例子。也许，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对镜子的认识会进入它们的血液，那时它们将不再被愚弄，就像到时候它们也会明白用报纸做地基是多么不牢固。蚂蚁或蜜蜂就从来不会被镜子愚弄。

如果鸟类和我们其它的野生邻居具有和本能有所区别的意识，那么，适应新环境的习惯改变或利用偶然的情况，是它们有意识的证据吗？多少鸟类似乎都会利用人类的房屋作为它们自己的保护。多少鸟巢都靠近小路和路边，更不要说靠近我们的住处了，甚至鹌鹑也似乎偏爱高速公路的边界胜过开阔的田野。我只见过三个鹌鹑窝，它们都在路边。曾经有一只红唐纳雀在树林里